

## 我的秦巴缘

□祝家麟

上中学时，读到李白《蜀道难》中描绘秦蜀古道的壮丽奇险，我便心驰神往，总想去见识见识。

难忘第一次乘火车经过秦岭时的情景。那是1961年，我考上北京大学，8月底由重庆去北大报到。那时乘火车经成都、广元、宝鸡、郑州到北京要用3天时间。

第一次乘火车出川、到首都、上北大，一路兴奋不已。在硬座车上，除短暂的休息外，我的两眼几乎一直盯着车窗外，生怕漏掉了窗外的风景。

列车过广元不久，就进入秦巴山脉，沿途地形狭窄，山岭崎岖，峡谷深壑，嘉陵江水流湍急，铁路线反复迂回盘旋。从阳平关上行至最高处秦岭站，由秦岭大隧道穿过秦岭山口下行到凤州、宝鸡，是地势最险峻的一段。

为了克服千余米的高差，列车要沿着马蹄形和螺旋形路线上升或下降，用两个火车头推拉，如此奇观让我大开眼界。

重庆是一座山城，我生活在歌乐山下，但重庆城里的山与秦岭、巴山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过秦岭让我有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感受。

求学的几年间，多亏这条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冬天从北方回四川，一过秦岭隧道，就看见草木葱葱，山清水秀，回家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

没想到的是，1968年底我开始用脚步丈量巴山。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成都地质学院工作，那时所有分配到地质部所属院校的大学生一律要重新分配到基层劳动，我选择了自以为离重庆比较近的驻城口县的四川省205地质队。

在老家的每一天，她起早贪黑，从洗衣服做饭，到种菜种地，再到接送孩子，无比忙碌。

每次与母亲通话，她要么在割伤她的菜园，在一亩三分地种红薯或者花生，要么在去往街市的路上，去卖自家吃不完的菜。

老家的亲人，似乎也没有察觉到母亲每天到底做了什么。只有在母亲离开后，才发现家中的菜园空了。

我劝母亲不要这么拼，要服老，要惜命。母亲却说，每一个子女生活得都不容易，力所能及地帮子女减轻一些负担，是她的一点心意。

在农村的老人，大多都在干活，自食其力，直到终老。大地从不辜负勤劳的人，只要每天劳动，就有看得见的收获，心里就感到无比踏实。

母亲的行为，似乎是为了向子女证明，自己还没有老。

她那么固执，那么执拗，又那么辛酸，那么辛苦。直到有一天，操劳带走了她仅存的健康，留下一身的伤痛，她才不得不服老。

我知道，母亲失去的健康，再也回不来了。

三年前，我多希望母亲留在重庆，和我们在一起。虽然一切条件有限，但至少不会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水摔八瓣。

但她归心似箭，急切地回到了日夜夜想的故乡，想帮帮小儿子，顺带照顾她的孙辈们。

在母亲看来，为人老的，必须一碗水端平，如此心安理

## 静水流深与波澜壮阔的交织中—— 长江美术的身姿愈发清晰伟岸

由此，我国历朝历代的君王、贤达，都重视绘画及其功用。

唐玄宗开元年间，宰相宋璟送给唐玄宗一幅《无逸图》。该画画的是《尚书·无逸》的故事——周公劝谏周天子要勤于政事，爱护百姓，切勿贪图安逸、沉迷享乐。

唐玄宗得画之后，将其挂在内殿二十多年，时时观赏，时刻自勉。

就长江美术而言，过去，人们以为“重心南移”之前，长江流域一直都是荒蛮粗野，发展不足，美术的曙光，亦或称文明的曙光，似乎迟迟没有投射到这片河湖纵横、沼泽密布的土地上来。但是，考古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笔者这里所说的长江美术，是指：由长江流域世代居民或游历至此的名师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秉承生美学叙事，融汇古今内外多种文化元素，具有厚重历史传统、浓郁时代特征、丰富地域特色的广义美术。它不拘泥于一地，也不拘泥于一时，是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流动的“文化综合体”。

位于长江三峡的奉节兴隆洞，就出土了一段13万年前的剑齿象门齿（现藏于夔州博物馆），门齿上有粗犷的刻痕线条，且线条长短深浅有所变化，起止点和延伸方向不同，被不少专家认为是早期人类的“刻划艺术品”。

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多地出土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岩画、陶器等，也见证了原始人从简陋造型到初具美感的美术创作的萌芽，展示了文明初期生产力进步推动文化发展的史实。

以良渚、石家河、三星堆等为代表的长江流域遗址群，出土的精美而独特的玉器、陶器，更是进一步展现了长江美术早期的形态特征。

由此，不难看出，在史前文明犹如满天星斗分布于华夏大地的文明曙光期，长江美术就像一条璀璨银河，格外夺目，与黄河流域的美术共同构成中华文明早期阶段的多彩场景。

宋代以降，形成特色鲜明的美术带

如果说史前时代，长江美术混沌萌芽，是我国艺术长河的第一缕闪光的话，春秋战国时期，长江美术则迎来首个高光时刻。长江中下游出土的东周青铜器、木漆器、纺织品等，无论在工艺技术还是艺术造诣上看，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到了汉代，长江美术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艺术形式，以其丰富的题材和精湛的技艺，展示了当时社会的繁荣和文化的多样性。

隋唐时期，长江美术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长江美术作品以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等为主要题材，形成了多种风格和流派。

吴道子、李思训就曾写生嘉陵山水，回京后，同画嘉陵江三百里风光于长安兴庆宫大同殿壁，李思训累月方毕，吴道子一日而就。唐玄宗感叹：“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极其妙。”

宋代以降，“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长江这种大开大合的宏观气象，不仅滋养了绚烂多彩、浪漫豪放的文化个性，更使之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美术带。

其中，对长江进行的直接描绘始于宋代，以长卷的水墨山水为主，代表性的艺术家有宋代的夏圭、赵葵，明代的戴进、吴伟，以及现代的张大千、吴冠中等。

他们虽所处的时代不同，绘画的技法风格各异，但多以“长江万里图”为名，在咫尺之间，或描绘长江全景，或描写某一段实景，行笔用墨或雄浑苍茫，或秀隽隽永，展现了长江江奔奔腾、山峦耸峙、千回百转的辉煌气势、万千仪态，被视为中华绘画艺术的瑰宝。

如，夏圭的《长江万里图》，在画卷前

半段，以短线条秃笔，用接近平视的角度，近景特写岩块林木，以及江上行进的舟船，笔法深厚凝重，力透纸背，充分显示了长江三峡的险峻和江涛的汹涌壮阔；后半段部分则用俯视和远眺的角度，描绘江面上的活动，以及两岸秀丽的景色。

整幅作品中，山石云峰、惊涛骇浪，江上行舟、岸边走马，商旅牧童、纤夫渔夫，往来繁忙，一派生机……各种形象应有尽有，堪称江景中的《清明上河图》。

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长近20米，分段绘出岷江、嘉陵江、宜昌、武汉、鄱阳湖、黄山、南京、镇江、吴淞口等地的江山胜景，既可独立成图，又可贯连一体。

设色上，画面时而明净，以线条为主；时而蔚郁，以湿墨叠彩晕染。其中，中间部分以泼墨为主，泼墨之中加入大量波彩，似无形而有形，平添几许神奇意境，使画面产生万千层次的浩荡气势。整幅画作气势磅礴，结构宏伟，技巧纯熟，令人叹为观止。

此外，赵葵、戴进、吴伟等人的画作，同样展现了对长江的审美体验、审美想象，抒发了对长江的赞美之情。欣赏他们的长卷，仿佛游览了长江的上、中、下游，置身于万里长江的山光水色中。

革故鼎新，跨越时空的艺术交响

从雪山之巅到汇入东海，从洪荒岁月到风流今朝……千百年来，多少锦句华章因长江而流传后世，多少翰墨丹青因长江而辉煌千秋，多少志士英雄因长江而显风流！

迈入新时代，随着油画、装置、雕塑、摄影等不同媒介、不同艺术形式的介入，长江美术在时空交织中，更加得到多层次、多维度呈现，恰如一部交响曲，以丰富的调式和韵律，可视化地展现了辽阔、壮阔、丰满的长江自然和文化的形象，又以空间和地域概念，展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景观。

如，去年，“同源·同向——长江流域十三省市自治区美术作品邀请展”在重庆当代美术馆举行，展出作品250件，涵盖国画、油画、水彩、版画、综合材料等画种，集中展示了长江的历史文化、自然风光、人文情怀，艺术语言多元，表现形式丰富，突显了长江美术开放、包容、创新的时代面貌与特性。

今年8月，江苏省国画院大型中国画卷《长江春色图》巡展在重庆美术馆举行。步入展厅，125米长、1.2米高的大型画卷，以中国传统笔墨手法，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不仅绘制了长江沿岸山峦起伏、云蒸霞蔚的自然景观，还将散落分布的中山陵、黄鹤楼等地标“串珠成链”。

画中，既有雪山冰峰、大壑云烟、崇山峻岭的壮美符号，又有高峡平湖、江河交汇、江海畅达的浩瀚意象；既有碧水蓝天、湿地鸟翔、岸绿鱼跃的生态图景，又有天堑通途、舟船帆影、古建楼台的多彩印记……全景式呈现了长江流域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沧桑巨变，生动阐释了长江美术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

无独有偶。今年9月，“新象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览在湖北美术馆举行，展出美术精品108件，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实验影像等，突出呈现了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长江大保护、乡村振兴的典型成果；展示了长江现代文明、传承弘扬长江历史文化等主题，为观众铺就了一幅幅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长江新时代画卷。

大江奔流歌未央，碧水浩荡气回肠。坚定文化自信，走向现代文明，革故鼎新铸辉煌，推动中华文化展现永久魅力、焕发时代风采，长江美术的身姿愈发清晰伟岸。

9月12日-24日，在2024长江文明论坛召开前夕，重庆日报推出了“文化中国行·美术里的长江”大型全媒体报道，记录长江沿线省区市的美术华彩，共绘新版“长江万里图”。

报道引发业界好评及各方热烈反响。为进一步延续历史文脉，提炼长江美术精神，即日起，《两江潮》副刊推出“文化中国行·美术里的长江”续章三篇，梳理、沉淀、思考长江美术的发展脉络、时代内涵、传承创新。

——编者

□韩毅

只此丹青，不止丹青。

连续13天，13篇深度报道，“文化中国行·美术里的长江”大型全媒体报道以笔墨为舟，以美术为楫，“首航”长江全境，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对长江美术再发现、再认识、再展示，极大地提振了“不忘本来、走向未来”的文化自信。

一部长江美术史，就是半部中国美术史。研读这组报道，不仅让人醉心于长江美术的浩瀚与博大，有如“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之感，也让具有厚重历史传统、浓郁时代特征、丰富地域特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长江美术的身姿，在静水流深与波澜壮阔的交织中，愈发清晰伟岸。

史前时代，长江美术混沌萌芽

江河万里，必有其源。

如果，你的视角足够高，高到能鸟瞰中华大地，就会看到，她融冰成水，一路向东，穿山劈峡，磅礴入海……鬼斧神工，气势恢宏。

如果，你的视线足够远，远到能穿越时空，去触摸200多万年前的人山人、170万年前的元谋人、100万年前的郧县人……就会看到，她是古人类的摇篮、文化的发源地，至今仍滋养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

如果，你的视野足够广，广到能横贯地球，就会看到，她与两河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尼罗河文明、黄河文明一起，闪耀屹立于世界文明之列。

她，就是长江。

在华夏大地巨古流淌6000多公里，展示了千回百转、跌宕起伏、山重水复的万千气象，孕育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形塑了沿江各地的城市 and 名胜风貌，滋养了沿江儿女的生命机体和文化个性。

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铸就长江文明新辉煌，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美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美术，自然就是题中之义。

唐代张彦远早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繇述作。”他强调，绘画的功用，当与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功用是一样的。

宋代邓椿在《画继》中也提出：“画者，文之极也。”在他看来，绘画里的文化含量极高，无论是“评品精高”的鉴赏，还是“挥染超拔”的创作，都要得益于文学修养，正所谓“多文晓画，无文难晓”。



《长江万里图》 夏圭 国画(绢本设色) 26.8cmx1115.3cm 南宋



《长江万里图》 夏圭 国画(绢本设色) 26.8cmx1115.3cm 南宋